

# “文化长江”滚滚来

傅绍万



读史札记  
·也谈李白与杜甫

## 难以直面出身

张 炜

李白一直强调自己是皇族李姓的后人，却因为过于遥远而实在难以考证，所以这些强调就显得多少有些生硬和失措。这在人性里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其实直到今天也不准让人理解。

一个人能够直面自己的出身，不为自己的出身而羞愧，有时候也是很难的。人很愿意根据需要，从不同程度上掩饰和夸张，甚至创造和虚构个人的血脉。这样做并非是一件小事，而是常常具有现实效用的。比如当代人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暗示自己出身高贵——虽然只是一般小知识分子家庭或工薪阶层的孩子，但走到哪里都愿意讲“我们高干子女”如何，遇到一些事情就慷慨陈词地说：“作为我们高干子女来讲，可不一样认为”，等等。还有更甚，竟然要找一同姓的古代高官做自己的先祖。

但也有相反的情形，那要在极其特殊的时期才会发生。比如在“文革”那些年，人们不但不能强调自己出身的富贵，还一定要往反里说。一个人绝对不能强调祖上有多少财产，也不能承认出过什么高官和大的知识人物。现在则不同了，这些都变成了很荣耀的事情了，可以算做另一种资本。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一定要强调自己的穷困，出身贫寒还不过瘾，还要强调自己是雇农或更下层才好。那时还产生了一个特别古怪的职业：专门的“忆苦家”。

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奇怪，问专门忆苦有什么好？但当时确乎是这样。这些“忆苦家”在当时是很忙的，他们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工厂学校部队机关，到处忙着做忆苦报告。这些人并非一定是受了最多苦的人，而主要是靠一张嘴巴出名，在方圆十几里甚至上百里都很有名。听他们忆苦将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的《九月寓言》里写过这种情形，那应该是没有多少夸张



微语绸缪

## 论周星驰的自我修养

白瑞雪

在一个讨论塔可夫斯基诗性叙事、库布里克哲学建构的聚会上，我喝了一肚子茶。

“其实我喜欢周星驰。”旁座姑娘嘟囔。我几乎想要与他一醉方休了。整个晚上，我俩在一群指点艺术江山的大师间倾泻、点头、微笑、附和，偶尔对视，小心翼翼地隐藏着共同的秘密，不让我们这一簇人类暴露于宇宙黑暗森林之中。

饭局将尽，这姑娘敬了个酒：“各位老师嘴里那些个术语我不太懂，我爱看周星驰，是不是太肤浅了？”

大师们呵呵呵。一位青年学者举杯起身说，我也热爱星爷，当年第一笔稿费来自解析《大话西游》！

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北京，住地下室，直到政府因“非典”强令所有地下居住者搬上地面。

这待遇最初很意外。下了火车，接站的是一位面容沧桑的风衣男子。内心一阵狂喜：我真是人才啊，这位至少是副总吧？

没想到，他只比我早来几天，跟我一般大，只是模样长得着急了些。然后，这位面容沧桑的同龄人一路领着我进了一间四壁暗灰的地下室。

手机信号微弱，没有阳光，也没有网络和电视。唯一娱乐工具是读书时买的杂牌台式电脑。在那些因无所事事而迷茫的日子里，我把周星驰电影合集来回看了很多遍，以确保每个夜里快乐地入睡。

当然，看的盗版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在我读书的那个城市，你压根不需要与天桥上怀抱孩子的妇女神秘接头，因为盗版碟就那么多晃晃地摆在店里等待光临。按照今日网友们“欠周先生电影票”的说法，我也欠了不少呢。

“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”这比喻颇有沿海地区特色。让一位北漂者来说的话会是这样：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蟑螂有什么区别呢？——目光追随一只蟑螂窜过墙角，十几年前的我恨恨地想。

某次相亲，对方简直就是周星驰失散多年的兄弟。我把脸埋在碗

以事妇人乎？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？将突梯滑稽、如脂如韦以洁楮乎？”他与渔父的问答，发了一个世间最大的牢骚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”

屈原品格中，最有恒久生命的是这个清，最难做到的是这个清，在红尘滚滚的当代，最具现实意义的也是这个清。清代代表着傲岸的人格，高洁的品格，不趋炎附势，不随波逐流，不见利忘义。一个清，世代难行。一个人，在清浊间沉浮。一个社会，在清浊间艰难攀升。这片清的净土在何方？他不停地追问，以至神思迷离。这片清的净土不在地上，或许就在天穹？他写出《天问》，是向上天追问这片净土？他不停地寻找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他不放弃，不气馁，不妥协，向往着飞到清的世界。原本洁来还洁去，他宁愿离开污浊的世界，投身汨罗江水，也绝不同流合污！

我常常思考，作为一个文人，一个



摄影 林志礼

政治家，不可能脱离世俗世界。相反，越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，越要更决绝地融入俗世世界。这就注定了屈原内心追求与外在行为的深刻矛盾，追求愈烈，痛苦愈深，这是一个人类永远无法解开的难题，漫漫修远之路上，他惟一的选择是以身殉道，以死为人间树起一座人格的丰碑。这道难题，对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之子却有着神奇的诱惑，也使屈原形象散发出更大的魅力，使屈原精神有了恒久的生命力。

“文人墨客歌不断，诗词千首咏昭君”。偏远而僻静的王昭君故里，也从来没有停息文人墨客和政治家的脚步声。

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昭君形象。因为时代、境界、境遇、追求不同，也因为当时环境、心境不同，诗文里出现了属于自己的、不同的王昭君。有人看到了美，有人看到了怨，有人看到了眷恋，有人看到了别情，有人看到了功业。白居易《王昭君·二首》：“汉使却回凭寄语，黄金何日赎蛾眉？君王若问妾颜色，莫道不如宫里时。”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，咏《琵琶行》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他身处江湖，心在朝阙，他以自心揣度昭君之心。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家，无论是成功和失意，一生受到宋神宗的信任和呵护，他从更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昭君：“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”，与其留在汉宫，做被因长门的“阿娇”，倒不如远嫁匈奴，得到知心夫婿。欧阳修唱和王安石诗：“不识黄云出塞路，岂知此声能断肠？”他遭遇贬谪，又屡屡受小人诬陷，想到昭君，不由悲从中来，明显不赞同王安石的设想。近现代人董必武评价昭君，登高望远，评点古人，一针见血：“昭君自有千秋在，胡汉和亲识见高。词客各抛胸臆贻，舞文弄墨总徒劳。”

成为史书留名的美女，需要多种因素：一是个人美貌，这是入选的基本条件；二是与名男人的关系，或被宠爱，或受冷落；三是社会影响，或有功于社稷，或沦为祸乱的诱因。西施，王昭

### 三

这是一方怎样的水土，孕育出这样的灵秀人物？屈原和王昭君都是神农架的儿女，那环环相抱的群峰，是他们的摇篮。那川流不息的香溪水，是哺育他们的乳汁。

乳白色云雾笼罩的群山，层峦叠嶂，层林尽染。巴山冷杉铺出翠绿的底色，栎树、山杨和银杏树，染出大片大片的金黄，一簇簇的红枫、槭树，妖艳夺目。同一些树种，同一棵树木，同一片树叶，因为阳光照射和风吹的强弱，色彩或浓或淡，染得秋色更加炫丽多彩。

大九湖九座湖泊自天而降，落在海拔1700米的高山盆地。它们逶迤铺开，像串在一起的九颗明珠。碧绿的湖水，清

可照人，仿佛是天上的仙子对镜梳妆的地方。水鸟、游鱼和奇花异草，给浩淼的湖泊带来勃勃生机。大九湖的水，每一滴都是天上飘飞的云彩散落。晶莹的水滴，在狭长的草尖或宽阔的树叶上打个滚，再跃入湖泊。你看不到大九湖的水从哪里来的，你也一样看不到大九湖的水往哪里去了。人们只知道，在湿地西北角的水面下藏有上百个漏水孔，大九湖的水通过漏水孔注入暗河，进入神农架大山深处，其主流经堵河，入汉水。大九湖也许觉得自己还不够洁、不够净，又通过湖底的泥炭层，去除水藻，净化水源和空气。大九湖的负氧离子含量，最高值达到每立方厘米27.21万个，是世界卫生组织清新空气标准浓度的272倍。大九湖的空气香甜、清纯。

神农架有首民谣：“昭君何以美？得问香溪水，寻到源头处，自解其中委！”大九湖和香溪有没有渊源？没有人去考究，也没有必要说得清清楚楚。香溪发源于神农架，流经兴山、秭归，王昭君和屈原的故乡，于西陵峡口注入长江。探源香溪，兴山县木鱼镇背后的一个林木葱翠的山坳里，一潭清泉从地下涌出。潭水清澈透明，甘甜可口，喝一口，擦把脸，顿感神清气爽，周身舒适。民间相传，此潭是炎帝神农的洗药池，尽融神农百草的精华，潭水有健身、祛病、美容、益智效能。昭君村地处香溪之畔，王昭君是喝香溪水长大的，才会出落得美貌照人，聪慧过人。

神农架是一个至美至洁的人间仙境，更弥漫着神秘、神奇的气息：神农采药的传说，野人出没期间的记载，螺圈套人迹难到的凶险，已经灭绝的动植物的遗存，白熊、白獐、白鹿、白蛇、白乌龟、白乌鸦、白金丝猴等奇异的动物，闻春雷而涌鱼群的地下河出口，昼夜三潮的山间小溪……它神秘、神奇的现象实在太多太多。

神秘峡谷螺圈套附近的金猴岭区域，生活着一群诞生在侏罗纪的生灵——金丝猴。晨曦照进山林，静谧的神农架，随着“噫——，噫——”的寻问和呼唤，一只只金丝猴从云雾中踮脚飘来，聚集到山脚处，溪水畔。它们在树木和葛藤间攀援、跳跃、嬉戏，调皮的幼猴还在不停地打闹，发出快乐的笑声。看到来人，胆大的金丝猴来了精神，跳上围栏，跳上人的肩膀，和人拉着手，摆出一副等待拍照的架势，引得人们笑语不断。

金丝猴真是些俏丽的精灵、山林中的仙客。它们的毛发像细长的金丝，头部和肩背染一点棕红，气质雍容华贵，举止落落大方，饮食极其考究。吃的是春的花，秋的果，冬天的松衣，喝的是流动的溪水。观赏着开满“白鸽子”的珙桐树、染红了山峦的杜鹃花，漫步在铺满香草繁花的仙境中，怎能不涵养出一种贵气、傲气、清气！神农架有多达2000多种的中草药，集天地精华、草木灵气，可以养护金丝猴和其它任何生灵健身长寿。金丝猴最难过的漫长的冬季。它只能啃食树上的松衣和巴山冷杉的树皮为生。就是这么艰难，它也绝不下山与人类接近。科考人员通过补充食物，帮着它们渡过难关，才有了人类和金丝猴的亲密接触。人和动物，在这里融为了一个群体，和谐融洽地相处。

基地科考人员介绍，莽莽苍苍的神农架山林里，还生息着1200只金丝猴，它们组成一夫多妻的家庭，由多个家庭构成部落，另外还有全雄单元，是它们的军事组织，站岗放哨、保卫金丝猴部落。金丝猴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，闪耀着动物世界远古文明的光芒。

我还要记录下神农架梦幻般的夜晚。走到山峦的高处，避开人间的光影，群山静得像进入梦乡，让人不忍惊醒它。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，透出香甜的气息。星星像一颗颗饱满的大水晶，仿佛伸手可摘。银河就在不远处，落在了树丛中。天人离人也是这样，仿佛可以伸手触天。若时光倒流2300多年，回到屈原生活和被流放到神农架的年代，这里该是多么神秘而奇诡？

屈原的诗歌，散发着热烈的神农架气息。《离骚》里写了许多花草，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，“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”，“朝采蘼与菌桂兮，岂惟纫夫蕙芷”，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；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……”这些花草草，都还生长在神农架山林中。

《山鬼》里有一段精彩描绘：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。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”。这也许就是神农架野人的形象？屈原发出了《天问》：“在神农架看星星，看银河，人才感觉到有足够的高度与天对话，人才有足够的温情引发人与天语。有这样一种自然环境，依托楚国民俗风情，就孕育出屈原，生长出充满诡异、大胆想象、上天入地的浪漫主义艺术。

屈原颂橘，写道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”由生长南国的橘树，想到“文化长江”。“文化长江”的形成，有它的自然环境，有它的人文生态，有它的一方水土一方人，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。它一旦汇成江，就会流出地域，会化为云，化为雨，化为磅礴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，滋润人类的精神家园。